

外国短篇小说选

天有不测风云



责任编辑 龙光沛
封面设计 项锡黔
技术设计 荀新馨

378
天有不测风云
(外国短篇小说选)

中国作协贵州分会外国文学委员会 编选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2印张 230千字 2插页

印数 1—3,500

1985年8月第1版 1985年8月第1次印刷

书号: 10115·604 定价: 1.90 元

目 录

〔英国〕

喜剧演员·····	贝兹著	胡学文译 (1)
信号员·····	狄更斯著	李建温译 (12)
一杯茶·····	曼丝菲尔德著	潘衍明译 (28)
善于将就的人·····	曼丝菲尔德著	鲁翠岚译 (39)
园丁·····	吉卜林著	邹开江译 (56)
没有得到上帝的保佑·····	吉卜林著	毛羽群译 (69)
童心·····	詹金丝著	杨通荣译 (98)
康拉丁和他的神·····	芒诺著	李 彤译 (106)
周末·····	西利托著	丁廷森译 (113)
孪生子·····	斯帕克著	王 胜译 (123)
大神发电机·····	威尔斯著	田在原译 (135)
霍乱菌失窃记·····	威尔斯著	李乐东译 (147)
别开生面的空中足球赛 ·····	肖伯纳著	肖恭仙译 (156)
奇迹·····	肖伯纳著	杨通荣译 (168)
玫瑰园中的阴影·····	劳伦斯著	林 源译 (199)
阿拉伯集市·····	乔依斯著	朱继来译 (216)
摇木马获胜者·····	劳伦斯著	谭明强译 (223)

〔美国〕

二〇〇二年八月：夜遇

-布拉德伯里著 夏焕松译(244)
忏悔.....费兹哲罗著 陈薇丽译(257)
天有不测风云.....杰克逊著 徐培成译(275)
懒汉朱理斯·马尔比
.....斯坦贝克著 肖 兰译(287)
猫鹊高坐.....瑟伯著 徐 淦译(312)
圣诞颂歌.....舒尔伯格著 何克勇译(323)
小伙子.....赖特著 孙 敏译(335)
我想知道为什么.....安德逊著 郭达荷译(351)
天文学家的妻子.....波义耳著 涂梅洁译(360)

〔阿根廷〕

南方.....波尔赫斯著 彭琪源译(368)

后记周汉林(378)

喜剧演员

〔英〕H.E.贝兹 著

胡学文 译

在我们地区所有的农人当中，要数威廉·特尔福曲利的家境最贫困，时运最不佳。他是一位循规蹈矩的农人，做事很谨慎，工作也很勤劳，但是他办事不得其法，和人交往总是直来直去，而且最严重的是他不务实际。

他那个不大不小的中等农场，建立在村外两哩、离城七哩、离市场十五哩的荒僻地带。猫头鹰三三两两地栖息在他的仓房里，叽叽喳喳的喜鹊经常成对地在他的果园中筑巢做窝。可惜天公从来不作美，既不保佑他的母猪下崽，也不保佑他的果树不遭虫害，庄稼获得丰收。由于这些烦恼，加上他还得养活老婆和四个孩子，因此生计未免艰难。加之，他那些孩子全是女儿，因为她们全都是在父母婚后多年才出生的，年纪太小，所以吃的穿的还得大人操心照料。他妻子尽了最大的努力照管她们，但她思想古板，头脑简单，她所能做的事情，顶多只能把她自己穿过的旧衣服裁剪一下，缝缝补补，给她们做些折边打皱的奇装异服，因此女孩们也象她一样，看去老是那副破衣烂裙包扎起来的邋遢样儿。

然而，威廉跟他的家属都相亲相爱。他们这个小家庭自

成一体，亲密无间，天真活泼，诚实无欺，生活本分得出奇，男女老少相依为命。全家唯一无二的惊人大事，就是威廉的远大抱负。可是，老天爷连他这点抱负也有意忽视，装做不知道。只有四位女儿和她们的母亲心领神会，知道得一清二楚。在女孩们的心目中，他的抱负就象魔法仙境一般稀奇古怪。照他妻子伊莎贝尔看来，那只不过是心血来潮，偶尔逢场作戏罢了。对于威廉这位生性活泼的矮小汉子来说，那可是值得永不疲倦地追求的东西，正如古人梦寐以求，渴望得到的圣杯^①一样。

威廉的远大抱负是，在一出戏中扮演一个角色。

多年以来，每逢圣诞节日，他们家照例都要在大厨房里演上一场《仲夏夜之梦》，女孩们全都扮演仙女。她们演得挺好看，挺乖巧。身材高大的伊莎贝尔，即便是用乳白色的头巾包上头发，也演得挺象端庄美丽的仙后提泰妮亚。然而，只有威廉才能演好他所扮的角色；只有他才记得住挥动两手，象摆动斗篷一样摆动他那邋邋遑遑的外套，而且调喉弄嗓，把台词念得富有诗意，听起来使人动情。演到末了，大家互相鼓掌，喝彩叫好，这个场面又轮到威廉来演主角。她们兴高采烈地向他欢呼。他弯下腰板，一躬到地，脸上露出庄严的微笑，而且故意笑得那么软弱无力，疲乏不堪，仿佛他真是那出爱情戏中年轻的男主角，表面上显得厌倦，心里却因大功告成而乐滋滋的。

但威廉的远大抱负到此为止，再也不能大显身手了。在他还没有如此发胖以前，他曾经一度想象自己能扮演哈姆莱

^①据中世纪传说，圣杯为耶稣最后的晚餐所用，后来英国的骑士以能得到此圣杯为荣。事见马洛里所著《亚瑟王之死》。

特，或者别的年轻国王，然而现在他将乐于扮演一些次要角色，比如在《麦克白》中担任门房，或者担任提着花篮，把无花果奉送给克莉奥佩特拉的农人^①那一类小人物。可是，他连这些降格以求的机会也没有捞到过，因此他活到四十五岁年纪，还不曾在戏剧舞台上露过一面。

后来，有一年秋天，本地报纸上刊登了一个通告。所有的戏剧爱好者和温德尔城诞生的一个剧社，全都被邀请上那里去参加一个集会。

紧接着农场里便出现了空前未有、激动人心的日子，不久威廉驾着一辆送牛奶的大车前去赴会。绵绵秋雨搅拌得道路泥泞，如同沼泽，威廉拖泥带水，衣冠不整地步入会议大厅。但是，当他脱掉大衣，跨进会场的时候，心里简直快乐得难以忍受。甚至连剧社一致同意不演哥斯密斯^②或莎士比亚^③的剧本，只演一场名叫《爱的囚徒》的歌剧，也不能减低他那几乎是孩子气般的狂喜。他怀着十分紧张、尝试一番的激动心情，自告奋勇地提出要求扮演一个角色。

答复是在一周以内，他提出扮演一个角色的申请书，同时又告诫他说，那个角色不一定分派给他扮演。

威廉熟读了剧本。每一幕、每一场、每一行都使他满怀信心，他得申请扮演一位公爵。他觉得那是他命中注定了的，非扮演不可，于是便循序渐进地开始排练那个角色，后来在白天他到田地里去干活也想着那个角色，再后来在夜间作梦也还是梦的那个角色。

①指莎士比亚的悲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的一个情节。

②哥斯密斯（1728—1774），英国剧作家、诗人、小说家。

③莎士比亚（1564—1616），英国戏剧家、诗人。

但是在第一次排演时，除开威廉以外，把自己想象成为公爵的就有七人之多。这可使剧社感到好笑。威廉抚摩着剧本，本来也想凑趣笑一笑，但是他因为过分担心自己扮演不上那个角色而产生的懊恼使他感到太寒心了，并且他暗自热心排练的回忆也太令人痛苦了，所以他不能强颜为欢。他甚至也不敢去想自己可能碰到什么命运，只是目不转睛地注视着，等待着人家作出决定。

最后，剧本的角色终于选定了，于是，便宣布外貌比较象酒店老板的威廉被选中来扮演一位修士。

回到家里，他带着惨淡的笑容，鼓起双颊，以喜剧神态做出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这可把孩子们逗乐了。然而，他以自尊心象是受到了伤害的语气对她们说：

“我演个修士，在监狱里拜访一位少女，然后我跟她大开玩笑。那就是我扮演的角色。”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角色嘛，”伊莎贝尔说。

“啊，那个角色，要说的话，也怪有喜剧性的。”

“好啦，那么你应当谢天谢地罗，亲爱的威廉。我断定你演修士准会象你演公爵一样出色。”

“也许呢，”他说；不过话里带有自我嘲讽的意味。

过了好几个星期。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年轻姑娘扮演剧本中那个被囚禁的少女角色。她的神态，美丽，活泼而又典雅大方，一双半透明的慧眼以一见难忘、令人销魂的可亲可爱的温情，和盘托出青春妙龄的千愁百闷和多情善感的心境。她本身就是一只令人倾慕的海贝，说话低声慢语，软款温柔，使得别的演员停止交头接耳，都来听她念词道白。威廉把她的嗓音比作蜜蜂在夏天的玻璃窗上嗡嗡哼叫。不过，她那唱

歌一般的嗓音比蜜蜂的叫声更动听，更可爱；她那美妙无比的女高音听起来简直象洋琴那样悦耳，象微风吹拂吊灯上的玻璃坠子那样清脆。打从头一次排练起，她就表演得超群出众，一鸣惊人。单凭直觉，她就懂得如何用眼色示意，如何来回走动，如何念词道白，如何举止适度，运用自如。半数演员顿时为之倾倒。威廉觉得自己在跟她一道表演的那些场景中，由于受到她那绝顶聪明和无比美丽的启发鼓舞，表演得更有把握。

一天晚上，他站着听她唱“如今我的心呀虽然被囚禁，它要为你而打碎镣铐，”胸中似乎有什么东西在融化，被感动得神魂颠倒。在一阵狂喜中，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瞧。嗣后，他带着对自己不胜惊异的心情，回想起当时排演的情景，晚上因为想念她而辗转反侧，不能成眠。

当首次演出的时间来临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对这位姑娘产生了一种稀奇古怪，顶礼膜拜的爱慕之情。他对自己的心事默不作声，严守秘密，只在她身上悄悄注意，想发现她可能默然认可的第一个迹象。

演出海报终于张贴出来。姑娘的大名用大号字型，比其他演员的名字显得更加醒目。他驱车到市场上去，在所有的商店门前，他将会迎面看到她的芳名——露西娅。

威廉请求伊莎贝尔别去观看剧本的首次上演。“请你别上那儿去。改看午场戏吧。因为有你在场，我将会显得过度紧张，把戏演糟，”他说。

既然他连在彩排时都好象很紧张，伊莎贝尔也就答应不去看他演出。

他老早就来到剧场。清理出修士穿的戏装，他在道具箱

上坐下来严肃地思考，破题儿第一遭怎么向那姑娘开腔说话。至于他需要向她说些什么，他并没有完全想清楚。他想，他要对她惊人的演戏才能，说几句表示钦佩的客套话。他口诵、默念了发自内心、诚挚热切的一大篇话，准备对她倾吐。当他喃喃自语地朗诵了一篇前言不搭后语，结结巴巴的奉承话时，他甚至浑身直打哆嗦。连在化妆室里只身独处，他也装出一副傻相。但他都满不在乎。他想，如果他对于那位可亲可爱和才华出众的姑娘丝毫不抱有幻想的话，那么他就一点也不需要动脑筋去考虑如何把话说得巧妙了。

不久，别的演员全都来到，大家开始化妆。人在化妆，他心里老是念念不忘那姑娘。他拿起一套黑褐色的紧身戏衣往身上一穿，把衣衫结扎在他那便便大腹上。

一会儿全都装扮好了，他就离开化妆室。他还得化妆；还得去找假发。当他拖着脚在舞台两则乱窜，正碰上两个人在低声交谈。其中有一位是女人；他闻到了她浓妆艳抹的脂粉，香味芬芳扑鼻。他要想看出他们到底是谁，一直往前走去，不料他那黑褐色的长袍给绊了一下，年轻女演员蜜蜂一般的娇嫩声在他身后叫道：

“喂，波诺修士，别这么性急匆忙。让我们瞧瞧你打扮得象不象？”

他露出慌慌张张的狼狈相，觉得自己莽撞可笑，有点儿不好意思，仿佛干了甚么丢脸的事被人发觉那样。姑娘把他一拉，拉得他转过身来，他本来想表示抗议，但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她那绿丝绸做的华丽衣服。那套衣服上镶着银灰色的花边，闪耀着斑斑点点的圆形花纹，耷拉到她的脚面上。而且，他还盯着她手中的洁白扇子，看得发痴发呆。原

来他在化妆室里打好腹稿的那篇热情洋溢，阿谀奉承的恭维话，早已忘却得一干二净了。当她的情侣——公爵向他致意时，他也没有报以微笑作为答礼，最后还是露西娅给他解围说：

“好，你扮演的修士真是唯妙唯肖。马上到前面去吧，让他们给你化妆化妆。”

他拖着脚，扑嗒扑嗒地走开了。“要是他们肯让我扮演公爵，那该多好，”他情不自禁地想道，同时，心里因为胡猜乱想而感到很委屈。

化妆好了，他戴假发，弄得他那脑袋看去象个上面贴着一圈马鬃的黄色球胆一样，他扮成了一位连他自己也梦想不到的绝妙修士。他把胳膊笼在袖中，对着镜子故意装出悲哀的样儿一照，立刻望见一个矮矮胖胖，惯于行骗的杂役修士：他的那副模样可真伤害了他的自尊心。因此，他双目紧闭，极力忘掉自己和他刚才窥视这年轻姑娘时自己表现出来的那种痴情的丑态。

他就这样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演出开始。随后，在管弦乐、歌声、男女演员们在过道上交头接耳地嘀嘀咕咕以及他们身上穿着的奇装异服的窸窣窸窣合成的一片嘈杂声中，他拖着脚步在舞台两则窜来窜去地观看那姑娘表演。她表演得非常优美卓越，歌声如同雨后初晴的五月画眉鸟叫一样悦耳动听。全场都为她喝彩叫好。终场谢幕时，她频频鞠躬，微微一笑，他全身的骨头骨节全都软化在一种为她引以自豪的爱慕之中了。

在幕间休息时，他灵机一动，想出了个主意。他要给她端上一杯咖啡，趁她喝着的时候，谈谈他对她的表演和唱歌的

想法。他端起一只杯子，拿在手里到处跑来跑去，把咖啡泼洒在他的衣服、鞋子、两手和椅子、道具箱上。然而，她早已不知去向，而他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最后，剩下来的半杯咖啡渐渐变冷了，他把它搁在椅子下面，一溜烟跑了。

等待最后一幕的到来，蓦地变得越来越使他感到痛苦难熬，在那一幕中的一场里，他到监狱中去拜访被囚禁的姑娘，当她把那种令人感动的绝望处境在“如今我的心呀虽然被囚禁，它要为你而打碎镣铐”的歌声中，表演得如此动人心弦的时候，他竟然痛哭流涕起来，于是用袖口揩干了眼泪，对于监狱外面的大千世界，开了一些轻松愉快的玩笑，然后把钥匙交给她，让她逃跑。他坐了下来，感到郁郁不乐，反躬自问。此时此刻，他一反常态，但愿剧本赶快演完。

恰好这时，他接到了出场的暗示。尽管他早已准备就绪，站着等候了半个小时，但他还是感到突然，大吃一惊。他摇摇晃晃地走上舞台，与其说象修士，不如说象小丑；他上场时还受到一阵大为不敬的奚落笑声的欢迎。这阵笑声渐渐平静下来以后，全场肃静，默然期待着令人陶醉的场面：姑娘一开始唱歌浑身就充满了热望和幸福。这场面使他张嘴结舌，惊讶不已。她一开腔讲话，就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力量，加上她那悦耳动听的温柔声音，使他深受感动，竟突然真的泪如泉涌，夺眶而出，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他泪眼朦胧，朝下一看，观众好象一层蔚蓝色的迷雾。姑娘在他身边漂来漂去，看去有点象绿中透白的幽灵。

他跌跌绊绊地朝前走去，揩干眼泪准备把钥匙交给她。观众看了，深受感动。

“你是谁？”姑娘用最令人钦佩的惊骇声调，尖声问道。

她一闪身退缩走开了；但不一会儿，她又蓦地走上前来，紧紧挨着他，他闻到了她身上脂粉的芬芳香味，看得见她化妆过的眉毛上的象牙墨^①的闪光，以及她半裸半露的乳房之间的阴影。这些东西似乎使他失魂落魄，猛地跌进无可奈何的深渊里。他说起话来结结巴巴，喉咙里好象衔着一只青蛙，舌头僵硬得如同玻璃沙纸。而且，最糟的是他忘掉了原来背得滚瓜烂熟的台词。他的心胸变得空空如也，象个空蛋壳，眼睛睁得老大，含悲带愁，他东瞧西看，摸衣弄带。开头用来欢迎他的那种奚落笑声，在观众当中又重新波动起来。姑娘用愤慨的眼光，狠狠地盯着他瞧。低声耳语从提词员那里频频传来。这时，他既忘了台词，又听不见提词员的提词，在这毫无希望的时刻，这位倒霉的汉子自作聪明地胡乱编了几句台词。

这些台词也无济于事。

年轻的女演员被激怒了。从她一再向他投射过来，饱含轻蔑的目光，从她为了答谢奉送钥匙而献给他的那个冷冰冰的令人扫兴的拥抱，他知道自己已经无可挽回地冒犯了她。

他溜回化妆室，把他那肥胖的脸蛋埋在涂着油脂的两手当中，咒骂自己是笨蛋，演了一场毫无希望、傻头傻脑的失败的戏。可可奶脂的浓烈香味引起他的反感，他从两手中扬起头来往上一看，再次望见他那愚不可及、谎言骗人的修士嘴脸，从镜子里忸忸怩怩地瞧着他，他对自己那副模样感到厌恶。

他感到屈辱极了，立刻计上心来，要向姑娘道歉。他走

^①象牙墨：一种化妆用的精制的涂料，系用象牙烧成的灰制成的。

出化妆室去找她。

碰巧她那时刚从舞台上回来。戏已经演完了，演员们大大松了一口气，正在你喊我叫，互相取笑。年轻的女演员成了这一切的中心人物，她被包围在许多送来祝贺演出成功的花篮中，里面装上乳白色的、红色的、紫红色和黄色的鲜花，以及一些用丝绸缎带系上的匣子当中。她快乐得放声大笑。一看见她，他的心就紧缩得象冬天的干豌豆，而且他明知毫无希望，偏要向她道歉的那种蠢事也吓得他退避三舍。他蹑手蹑脚地走开了。

脱掉他此刻恨透了的修士戏衣，穿上他自己的衣服，没有再瞧她一眼，他便驱车回家去了。他反复不断、毫不留情地咒骂自己，责备自己。一想起那个剧本还要演出两场，他就感到恶心，讨厌透了，而且觉得他再也不能亲临演出现场了。他的表演毫无成就；他本身也不堪造就。

农场里亮着灯光。伊莎贝尔还在等着他回家。

“威廉！”她叫着，快活地拥抱了他。

那四个女孩因为兴奋过渡，睡不着觉，突然从楼上飞跑下来，也拥抱了他。他悲伤地瞧着她们，一声不吭。

她们料定他还在扮演角色，齐声叫道：“哎哟！恰好象个修士。哎哟！这样子不是恰好象个修士吗？”

他仍然一声不吭，只是照样瞧着她们。

“戏演得怎样？”她们心急火燎，全都想要知道个究竟。

“演出成功吗？观众向你喝彩没有？演出效果好吗？”

“是的，演出效果很好。”

“那么你呢？你也演得很出色？”她们咋咋呼呼地问道。

“是的，”他喃喃呐呐地说。

他只有撒谎，才能为自己辩解，也才能安慰自己。如果他撒了谎，那些沉甸甸、热呼呼的东西就会从他心里落下来，让他觉得好过一些。

那四个女孩突然拉着她们的母亲，手牵手地围着他跳起舞来，她们那邋邋遢遢的睡衣，好象有衬架支撑的裙子一样飞舞。

“好老爹！妙啊，好啊！”她们高声喊叫。“爹爹演过戏啦！我们早就知道你会——我们早就知道你会！”

她们忽然停止跳舞，向他热烈地鼓掌。他不知怎么办才好，只觉得伤心的眼泪掉到脸上，不好意思望着孩子们。

他不知道怎样用别的办法来掩盖自己内心的慌乱，于是突然带着庄严的神色和有点疲倦的样子弯腰鞠躬，正如他在圣诞节期间常常鞠躬那样，脸上带着有苦说不出的样子勉强一笑，仿佛他真是那出爱情戏中的年轻的男主角似的，在他委屈求全、取得辉煌胜利的时候，表面上显得厌倦，心里却因大功告成而乐滋滋的。

信号员

〔英〕查尔斯·狄更斯 著

李建温 译

“喂，下面注意！”

他手持一面卷在短旗竿上的信号旗，站在信号房的门口，突然听到有人对他喊了一声。从那地方的地势看，谁都会想到，这喊声来自何方；虽然我当时差不多就站在他头顶上方的陡壁顶上，他却不朝我站的地方张望，而是把身子转过去俯视铁轨。他这样做，举止与众不同，可我怎么也说不出到底有什么特殊。但是，我感到这已经足以引起我的注意。虽然他人在深壑，身影矮小，模糊不清，而我置身高处，头顶烈日，我用手遮住眩目的阳光，终于看清了他的身影。

“下面注意！”

他把视线从铁轨上移开，又一次转过身子，抬起眼睛，看到我高高地站在他上方。

“有没有路，能让我下来跟你说说话？”

他一声不响地仰望着我，我俯视着他，没有重复我脱口而出的问话，以免他感到窘迫。就在此时，大地和空气微微颤动，顷刻间变成一种剧烈的震动，接着又变成一种突然而

至的冲击力，使我向后倒退，仿佛非要把我推下去不可。奔驰的火车从我身边闪过，呜呜响着驶向远方。火车上的那股蒸气一直升腾到我站的地方，我又一次向下看去，看到他正卷起火车通行时展示过的那面旗子。

我又问了一遍。过了一会儿，他看来象是在目不转睛地打量我，然后用卷起的旗子向我身旁两三百码的地方示意。我答应了一声“明白啦”，便向那地方走去。在那里，我四下观察，发现一处崎岖向下的小道，我沿小路往下走去。

路堑又深又陡。我穿过冷湿的岩石，越往下走，它越阴湿。由于这些原因，我觉得路很长，一边走一边回味他指这条路时那种迟疑不定，勉为其难的异常神态。

我下到小路拐弯的地方，又一次看见了他，他正站在两条轨道之间，刚刚火车就是由这儿飞驰而过的，看其神情象是在等待着我。他用左手支住下巴，伸出右手在胸前托起左肘。他的神态充满期待和关注，我站了一会儿，对此感到惊奇不已。

我继续往下走，下到与铁路相平，临近他的时候，看清他的皮肤深褐，满脸黑络腮胡，眉毛又浓又密。他的扳道房处在一个我从未见过的偏僻、荒凉的地方。两边是不规则的石头砌成的湿漉漉的墙，中间只有一线见天；一方的远处，只见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大地牢；另一方不远处，有一盏暗淡的红灯，还有一洞阴森森的隧道入口。在巨大的隧道拱形结构中，空气污浊、沉闷，令人生厌。阳光很少射到这块地方，一股腐泥气味，闻起来让人窒息；萧萧寒风穿洞而过，冷气逼人，仿佛我已到了阴间。

他一动也不动，我离他非常近，伸手可以摸着他。就在